



论集体记忆

ON COLLECTIVE MEMORY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 著

毕 然 郭金华 译



C E N T U R Y L I B R A R Y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论集体记忆

ON COLLECTIVE MEMORY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 著

毕 然 郭金华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集体记忆/(法)哈布瓦赫(Halbwachs, M.)著;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世纪文库)

书名原文: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

ISBN 7-208-04280-2

I. 论... II. ①哈...②毕...③郭... III. 记忆-
理论研究 IV. B8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937 号

责任编辑 吴 可

特约编辑 顾兆敏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世纪文库·

论集体记忆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 著

毕 然 郭金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5 字数 271,000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4280-2/C·132

定价 29.80 元



“世纪文库”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整理和充分展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学术文化资源，进一步拓展我们的文化视域，大力推动中国学术创造与前进的步伐，我们决定出版“世纪文库”。

“世纪文库”定位于出版高质量的优秀学术图书，特别是已获定评的中外学术经典。“文库”分两大类，即著作类与译作类。“文库”将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等。

作为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文库”将始终注重所收著作的重要性、原创性和开拓性。为严格保证“文库”的学术质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库”将主要重版集团内外已经出版的、经时间检验确属学术精品的图书。“文库”已建立起一套严格的专家评审机制，所有入选图书都在有关专家论证、审定的基础上，由编委会讨论确定。

我们希望“世纪文库”的出版能助益于人类优秀文化的积累与建设，成为世纪性的学术文库；我们也敬盼学界支持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共同建设中国学术的未来。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鸣 谢

佐

治亚大学的巴里·施瓦茨 (Barry Schwartz) 教授严谨细致地阅读了本书的导论, 并提出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当代研究哈布瓦赫著作的主要学者维克多·卡拉迪 (Victor Karady) 博士也读过本书的导论部分, 给了本人许多重要的启发。在此谨向他们致谢。

目录

001	鸣谢	
001	导论 莫里斯·哈布瓦赫	刘易斯·科瑟
065	第一编	记忆的社会框架
067	序言	
073	一、梦与记忆意象	
076	二、语言与记忆	
081	三、过去的重建	
092	四、记忆的定位	
095	五、家庭的集体记忆	
145	六、宗教的集体记忆	
206	七、社会阶级及其传统	
281	结论	
315	第二编	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
317	结论	
415	译名对照表	
431	译后记	

导 论

莫里斯·哈布瓦赫

刘易斯·科瑟

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年月里，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是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中一位非常重要而又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不仅为社会学研究贡献了大量重要的论文和著述，涉猎极为广泛，而且还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继承了涂尔干学派的传统。

哈布瓦赫虽然是一个相当正统的涂尔干学派传人，对涂尔干十分敬仰，但正是这种敬仰之情激励着他去发展了自己的创造性，而不是像其他一些涂尔干学派的成员那样，将自己禁锢在其中。在当时的法国，有一批社会学家，他们最先意识到了诸如韦伯、帕累托、凡勃伦以及熊彼特

* Halbwachs，按照法语发音和译名惯例，一般译作“阿尔布瓦克斯”。这里译作“哈布瓦赫”，一是因为国内许多学术文献上已采用了这种译法，另外也是出于这种译法比较简单易读的考虑。——中译注

这些外国学者的重要性，哈布瓦赫就是这些先驱者们中的一位，他写过有关这些外国学者的长篇学术文章，希望借此帮助他的法国同行，让他们克服一味关注本土知识产品的褊狭。哈布瓦赫还是一位成功的统计学家，他曾经与人合著过概率论的入门书籍，别的这里就不说了，稍后我还会详细讲述这一点。他曾针对一些课题做过统计研究，诸如不同国家背景下工资的变化趋势、城乡自杀率的比较。他还研究过分层、人文生态学、城市社会学，他充满好奇的心灵曾经关注过许多问题，这里提到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而已。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代表作品都译成了英文，介绍给了美国的读者。

就我看来，哈布瓦赫对社会学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识社会学著作，但是，这类著作大部分还未被译成英文。我对他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评价甚高，这一点也符合他对自己的看法，这个事实极大地鼓舞了我。据说在1934年与美国社会学家厄尔·尤班克*的会晤中，哈布瓦赫把《记忆的社会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一书称为自己“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作品”^[1]。

哈布瓦赫还有另外两部知识社会学的著述。其中，《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2]是一部关于《新约》空间基础结构的精彩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考察了朝圣者、十字军

* Earle E. Eubank(1887—1945)，美国社会学家。曾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1年任辛辛那提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家庭遗产研究》(1912)、《社会学概念》(1934)，与人合著《社会问题和社会过程》(1932)。《社会学的范围和方法》(1934)、《当代社会理论》(1940)等。——中译注



骑士以及其他人在确立和改变圣地地形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部著作的结论部分已翻译收录在本书当中(同时,《记忆的社会框架》这本书的重要部分也都收录在本书里)。另一部则是《集体记忆》^[3],这是一部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作品。很不幸,在这部作品当中,哈布瓦赫仅是试图就这个问题回应批评他早期著作的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因而此书只是近似于一个梗概。作者本人是否愿意出版这部看起来似乎尚未完成的作品都令人怀疑。不过,在这本书里,还是包含着哈布瓦赫对某些有关问题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时空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以及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差异的富有价值的阐释和具体的运用。

有人肯定会问,根据我的判断,哈布瓦赫那些不怎么重要的著作都被译介过来了,而他自认为最好的那些作品,大多数却仍然没有被美国学者接触到,这个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呢?有些社会学家只对一些分支领域感兴趣,他们翻译或促成翻译了哈布瓦赫作品当中那些似乎与他们自己的研究相关的部分,这好像是一个原因。生态学家或人口学家以《人口与社会》^[4]作英译本书名,翻译了《社会形态学》(*Morphologie sociale*)一书,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则为其同行介绍了哈布瓦赫的相关著作《社会阶级的心理学》(*Esquisse d'une psychologie des classes sociales*)^[5]以及其他有关分层的著作,但是他们对哈布瓦赫的知识社会学却兴趣索然。当然,社会学史方面的学者们并没有忽视哈布瓦赫,但是他们也没有提供针对哈布瓦赫的有份量的研究,譬如,在任何方面堪



与史蒂文·卢克斯*对涂尔干不朽的研究相媲美的成果。

另外,在美国社会学中,知识社会学一直到最近都不受重视。而且,在大部分美国学者当中,知识社会学的曼海姆学派传统已经先入为主,而涂尔干学派的传统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还一直都被冷落一旁。哈布瓦赫认为,了解过去,主要应通过象征符号、仪式研究以及史志和传记,而曼海姆则只关注史志和传记。本书翻译了哈布瓦赫的知识社会学和论述集体记忆基础的著作中迄今为止尚未被翻译过来的主要部分,并试图从一些小的方面着手,纠正一下哈布瓦赫在英语世界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将给出一个哈布瓦赫的简短传记,并描述一下他的著作,包括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

生 平

哈布瓦赫 1877 年出生于兰斯市**。他的家庭具有信奉天主教的阿尔萨斯人的血统。在 1871 年爆发的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哈布瓦赫的父亲(一位德语教师)离开了那里。哈布瓦赫是在一个富有教养的环境中

* Steven Lukes(1941—), 曾在凯莱大学和牛津大学努菲尔德学院学习,后成为该学院研究人员,1966 年成为政治教师。1970 年以来,是“欧洲社会学档案”编辑委员会委员。卢克斯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的许多著作涉及社会学领域,如 1972 年他关于涂尔干的广泛研究以及对重要的社会学理论概念的研究。主要著作包括:《好社会》(1971)、《埃米尔·涂尔干:他的生活与著作》(1972)、《个人主义》(1973)、《理性和相对主义》(1982)。——中译注

** Reims, 法国东北部城市。——中译注



长大的,他的家庭的整个观念属于自由派,忠于新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后来又积极地参与了为德雷弗斯上尉*辩护的运动。但年轻的哈布瓦赫似乎摆脱了他那一代惯于反叛的倾向,即使到了后来,他成了由让·饶勒斯**领导的改良主义社会党的成员时,也是一样。哈布瓦赫出生两年后,随全家迁居巴黎,因此,他是在巴黎知识分子那种令人感到刺激而兴奋的圈子里成长起来的。这个年轻人特别有天赋,毫不费力就进入了声名显赫的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 IV)。碰巧,伟大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正在那里执教,当时他正处于其光辉灿烂的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这一出于偶然、不期而遇的邂逅在不小的程度上决定了哈布瓦赫后来的发展道路。在柏格森的魅力感召下,哈布瓦赫决定以哲学为业。虽然后来他从哲学转向了社会学研究,但他与柏

* Alfred Dreyfus(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人。著名的德雷弗斯案件的当事人。1894年,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其终身监禁,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久,作家左拉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揭露了事件的真相,并对当局提出了尖锐批评,此后,大量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介入,以至于在全法国掀起了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直至1906年,德雷弗斯才有机会使其案件得到重新审理,并平反昭雪。这个事件对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中译注

** 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博学雄辩。为完成社会主义各派别之间的统一而放弃本身的政治信仰。1893年当选议员,此时已加入独立社会主义党。1898年选举失败,脱离政治活动,编著《法国大革命》(1901—1907)。1912年再次当选议员,支持左派。1904年成为《人道报》创办人之一。主张限制冲突,反对殖民扩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狂热分子暗杀。——中译注



格森的相遇对其整个一生都产生了影响，即使是后来他受到涂尔干及其学派的影响，抛弃了许多柏格森高度个体主义的哲学，柏格森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哈布瓦赫的许多著作里，有许多章节都显示出柏格森仍然活在他的思想之中，这使他避免了许多涂尔干学派成员都具有的过激倾向，比如他们想用新涂尔干学派的集体心理学来取代而不是补充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举个例子，哈布瓦赫的记忆研究尽管依旧固执地高举着集体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旗帜，但也还是留下了个体心理学的痕迹。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关于自杀的研究，这个研究虽被认为是通过使用涂尔干无法得到的数据来证明涂尔干的观点，但他考察的不仅有集体的方面，还有个体的方面。哈布瓦赫早年曾沉醉于柏格森个体主义的生命冲动（*élan vital*）的世界里，除此以外，他给人们这么一种印象，即总体而言，比起涂尔干来说，他要更具调和色彩。涂尔干把自己视作社会科学中预言新的黎明即将到来的先知，大肆论战，并把发生在他与同时代的个体主义者之间的论战视为至关重要的事情。哈布瓦赫作为该学派的第二代成员，则是在社会学至少被一些历史学和社会哲学的主要人物勉强接受以后，才进入已平整好的竞技场的。哈布瓦赫在气质上并非一个斗士，命中注定他要在一个只给调和者而不是解除武装的先知提供奖励的环境里工作。

中学毕业后，哈布瓦赫轻松地通过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严格的入学考试，这所学校精英荟萃，竞争激烈，是法国教育系统的皇冠，也是涂尔干的母校。这个学校中的多数

学生和教授都坚定地同情左派。比如，这个学校就是德雷弗斯案件中一个最早的据点。在这里，年轻的哈布瓦赫成为了饶勒斯传统的改良主义社会党成员，终身不渝。

在高师修读哲学毕业后，遵照惯例，哈布瓦赫在许多外省中学里执教多年。也许，对他后来的知识发展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是1904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获得了一个讲师的教职，这所大学是德国知识苍穹中的一颗明星，哈布瓦赫在此研究那些迄今仍未发表的莱布尼兹的手稿。他是法德小组(Franco-German team)的一员，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为德国大哲学家们编纂一部新的国际著作选集。哈布瓦赫所著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莱布尼兹的研究，出版于1907年，仍然是在柏格森的影响下完成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布瓦赫在早年就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并非是社会主义运动激进好战的盲从者。他受到了爱德沃德·伯恩斯坦*改良主义热忱的吸引。在这里，记下哈布瓦赫在德国生活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就很有价值，这件事显示出文质彬彬的哈布瓦赫并不总是坐守书斋，潜心学术。1911年，哈布瓦赫得到研究基金的资助为其论文收集材料，得以在柏林度过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他同时还担任社会主义杂志《人道报》(Humanité)的国外通讯员。在此期间，哈布瓦赫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在

* 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社会民主党宣传家、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设想一种将个人的首创精神与社会改革结合的社会民主模式，被称之为“修正主义之父”。出身犹太家庭。倾向于非教条的、重实效的社会主义，而非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注



一次社会主义者的示威运动中柏林警察野蛮粗暴的行径。这篇文章让普鲁士当局抓住了，普鲁士当局限令这个轻率无礼的讲师在一周之内离开普鲁士。哈布瓦赫因此不得不离开那里，在维也纳继续他的研究基金工作。后来，德国左翼社会主义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撰写了一段关于哈布瓦赫被驱逐出境的消息，发表在《人道报》上，消息小得可怜。多年以后，事实上是在去世前不久，哈布瓦赫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从这篇备忘录可以看出，这件事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哈布瓦赫在对柏格森的作品丧失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不仅决定从柏格森的个体主义立场转向涂尔干的集体主义观点，而且同时也离开了哲学，致力于社会学这一新兴的领域。他在巴黎再次入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和文学博士学位，要在法国学术体制中找饭吃，就要获得两个这样的学位。他所有的三篇学位论文都发表了。一篇是写于1911年，研究的是19世纪末期巴黎的征用制度和不动产价格的问题。法学论文分别完成于1912年和1913年，主题则分别是工人阶级及其生活水平和伟大的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勒*的平均人(homme moyen)理论。这三本书中的多

* François Quételet (1796—1874)，比利时数学家、天文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将统计学和概率论运用于社会现象。1842年发表《论人及其才能的发展》，1869年再版时改名为《社会物理学》，提出以“平均人”概念为中心值，人的行为度量在这个中心值周围按照正态概率曲线分布。还激发了对“道德统计学”的广泛研究，在19世纪的社会科学界引起了重大的争论。鉴于他的影响和贡献，他被称为“近代统计学之父”。——中译注



数工作都是经验性的,并且使用了统计技术,这被认为是一场激进的变革,尤其对于那些在法国传统哲学精神中成长起来的论文审查者,他们当中的人就更是这么认为。甚至在涂尔干学派中,也少有受哲学训练的人精通统计问题。只有哈布瓦赫以前的老师、后来的密友西米昂*是一位高水平的统计学家。

哈布瓦赫从德国和奥地利回国以后,重新开始了在外省的执教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深度近视,他没有服役,但在国防部中的社会主义者阿尔伯特·托马斯**手下供职,从事战时工业的组织工作。

一直到战争结束时,哈布瓦赫才终于得到了大学的教职,这就是对学术创新的惩罚。他曾在卡昂大学短暂任教,之后,应邀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社会学和教育学教授。正

* François Simiand(1873—1935),法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综合社会学方法研究货币、工资等经济现象,把社会形态学和统计学等实证主义方法应用于经济学领域。1912年出版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作《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主张确立以社会事实为物质现象的科学精神,反对片面强调主观动机的目的论的考察;反对过多考虑个人心理,主张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的出发点,否认欲望递减法则,而把价值看作是一种集合的表征。主要著作有《法国煤矿工人的工资》(1907)、《货币与公司的工资变化》(1932)。——中译注

** Albert Thomas(1878—1932),法国政治领袖、历史学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德国的工团主义》(1903)。1904年任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助理主编。1910年当选众议员,成为社会党温和派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组织了法国全国铁路运输。1915年任负责火炮生产的副部长。1916—1917年任军需部长。战后任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工第一任主席(1919—1921)。——中译注

如与柏格森、涂尔干的相遇一样,哈布瓦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任教对其一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所大学在战争结束前属于德国,直到哈布瓦赫进入该校时,才刚刚按照法国模式重新组建起来。在这所大学里,没有人浮于事、繁冗拖沓,也没有令人敬畏、迂腐不堪的传统,全体教员都满怀激情,准备要开垦一片处女地。

对哈布瓦赫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新成立的学科院系配备的都是更加年富力强的教授,比起他们的师辈来,他们更加开放,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支持,进行跨院系的合作。在这里,哈布瓦赫开始了与年轻有为的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之间密切的学术交流,这两个人数年以后都成为法国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杰出的领军人物。也正是在

* Lucien Febvre(1878—1956),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从历史学家立场出发,推动法国社会科学界的合作研究,对法国现代社会地理学及社会学、历史学的结合做出了贡献,试图描述“全方位”的历史,借助这种历史,只要将物质精神文化同其他地理、社会经济条件统一,就能把握人的生活关系。主要著作有《历史学与方言学》(1906)、《文明、词语和思想》(1930)、《全方位历史》(1962)。——中译注

** Marc 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就读于巴黎高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获十字军勋章。1920年获博士学位。1919—1936年在斯特拉斯堡任教。与吕西安·费弗尔创办并共同编辑《经济史与社会史年鉴》(1929—1938)。后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经济史教授。重要著作有《能演奇书的国王们》(1924)、《法国农村历史的基本特征》(1931)、《封建社会》(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服役,法国陷落后参加抵抗组织,1944年被捕遭处决。死后出版的著作有《莫名其妙的败北:1940年写下的证词》(1946)、《为历史家的技艺辩护》(1949)。——中译注



这里，哈布瓦赫与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者后来成为哈布瓦赫著作最敏锐的评论者之一。虽然无法证明，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斯特拉斯堡的岁月里，哈布瓦赫活跃多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所复兴的、实验性大学的环境。当然，哈布瓦赫在其作品中，很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这一点也是与他的这种思想相符合的。

在斯特拉斯堡以及别处的师生中间，哈布瓦赫具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哈布瓦赫并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讲演家，他温文尔雅甚至有些羞赧胆怯。举个例子来说，哈布瓦赫曾于1930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作访问教授，当时有一个名叫罗伯特·法里斯（Robert E. L. Faris）的学生报告说，在讲授关于自杀问题的课上，哈布瓦赫最初有大量听众，但后来听众急剧减少，最后只剩下四个学生坚持了下来。^[6]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部分原因可能是哈布瓦赫糟糕的英语，但是肯定还有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这位授课者总的来说，缺乏口才和吸引力。

最后，哈布瓦赫在58岁那年，应召到巴黎大学^{**}任教

* Charles Blondel(1876—1939)，法国心理学家，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提出“社会学家的”假设，认为社会框架形成正常意识，把正常意识与异常意识作了比较，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发展心理、团体心理中的原始精神状态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语言是正常意识的保证，一旦失去就会产生精神病，激烈抨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要著作有《病态意识》(1919)、《原始心理状态》(1926)、《团体心理学入门》(1928)。——中译注

** Sorbonne，原指索邦神学院，为 Robert de Sorbonne(1201—1274)所建，是巴黎大学前身。后 Sorbonne 专指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泛指巴黎大学。——中译注